


维克托·波达波夫神父著
康斯坦丁·陆
华译



正教与异端

本译文经正教会中华诸圣会翻译委员会审核通过

正教与异端

维克托·波达波夫神父著

康斯坦丁·陆

华译



香港圣彼得圣
保罗教堂



正教会中华圣公会

2010

要取得相关信息的，请和香港圣彼得圣保罗教堂主持司祭迪奥尼西•波兹德尼耶夫神父联系。地址如下：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邮政局邮政信箱20462号

联系电话：+852 9438 5021

传真：+852 2290 9125

e-mail: church@orthodoxy.hk

网页：www.orthodoxy.hk

若你在北美，你也可以与正教会中华诸圣会的主席 Mitrophan Chin 联系。

联系电话：+1-857-829-1569

传真：+1-763-431-0511

e-mail: mitrophan@orthodox.cn

网页：http://orthodox.cn

中文版序言 7

什么是正教 11

西方神学 12

西方教会与罗马文化 17

1054年大分裂 19

正教和异端——对圣母的敬礼 25

正教和异端——原罪 26

额外的善工 30

炼狱与大赦 32

罗马教皇之首席地位 35

罗马教皇之『永无谬误』 43

罗马天主教关于教条发展的学说 44

圣事的区别 47

西方基督教与东方正教的灵修 61

梵蒂冈眼中的正教 66

新教 71

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 73

关于对圣人的敬礼和预定论的教导 74

关于死后生命的观点 77

信仰之源 79

泛基督教主义 80

中文版序言

翻译领受了总司祭波达波夫神父的祝福，2009年12月26日

《正统信仰与异端》一书由维克托·波巴达波夫神父在1996年至1998年间写成所著。维克托神父是华盛顿特区俄罗斯正教会的施洗浸者圣约安堂区的堂区长。此堂区是上海和旧金山的圣伊望主教于1949年9月创建的，维克托神父是这个堂区的第四任堂区长。自成立以来，施洗浸者圣约安堂区作为正教信仰的真实光明的一盏明灯，为俄罗斯人和为逃避自己家乡里共产主义迫害的东欧移民，以及一批数目稳定增长的皈依圣洁正教的各国信仰者照亮了道路。关于施洗浸者圣约安俄罗斯正教堂区的历史、圣像学和建筑学，以及宝贵的正教信仰教义的信息，堂区的网站上〈<http://www.stjohndc.org>〉提供了相关的英文与俄文版本。

施洗浸者圣约安堂区与中国正教会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可追溯到上海和旧金山的圣伊望·马克西莫维奇主教建立此堂区之初。1896年，圣人出生于俄罗斯斯科夫省，后来进入波尔塔瓦军事学院和哈尔科夫皇家学院法律系学习。俄国内战爆发后，圣人和他的家庭一起离开了俄罗斯，移居南斯拉夫。1925年，圣人于贝尔格拉德大学的神学院毕业。1926年，他削发成为修士并取名为伊望，之后成为修士辅祭，再之后成为修士司祭。1934年5月，圣伊望·马克西莫维奇被派往中国上海主教区，在那里，他为正教信仰做出

了许多仁爱之工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他建造了一座献给「罪人之保障」圣母圣像的教堂。「这座教堂至今是否还在？」。他还在上海建造并促使其他教堂和医院的建成，同时也为孤儿和贫苦儿童建造了一所孤儿院。圣人自己还从上海贫民窟的街道上收拢起来了生病和快要饿死的儿童。随着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逐步掌权，圣人和他的教区民众逃避到了菲律宾。1949年，为了使俄罗斯难民合法进入美国，圣约安·马克西莫维奇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说，途中圣人成立了信徒团体，该团体后来成为施洗浸者圣约安俄罗斯正教堂区的前身。1962年，他被派往旧金山堂区，在此他建立了一座雄伟的大教堂，以此来荣耀「诸忧苦者之喜乐」圣母。也是在这里，圣人经历了各种成就，忍受过许多艰辛与悲痛，并在1966年安息于此。1994年发现上海和旧金山的圣伊望·马克西莫维奇主教的圣髑是没有朽坏的，同年他被荣耀为属于上帝的圣洁杰出的一员。

《正统信仰与异端》清楚地阐释了神圣正教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背离信仰，这些信仰已经被其它宗教派别引入到基督教中，还有背离信仰对那些真正寻求得救者带来的阻碍。当今时代的精神相对论已根深蒂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基督教，在与之做抗争的同时，《正统信仰与异端》一书表明，坚持正教会一直以来所保护的神圣正教信仰是所有渴望得到得救的人们和民族必需的。愿主耶稣基督在正教信仰里赐予这部著作的作者、为使中国的读者能读到这本书而虔诚努力的人，及所有此书的读者以极大的祝福和毅力坚定。

什么是正教

首先，正教是对上帝正确的信仰；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使每一个虔信的正教徒在正直和虔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要成为正教徒，就意味着要有正确的思想，全心全意地坚持正确的信仰，正确地宣认上帝向我们揭示关于他自己的一切，关于这个世界与人类，以及我们生活的任务和目标。这一切都要在讲到我们与上帝灵魂结合与永恒救赎的教义中得以体现。正如使徒帕弗罗（保罗，保禄）所说，如果没有这样正确的信仰，那就不可能愉悦上帝。¹

正教不仅是对基督教会基本事实和基本信条的正确信仰以及正确宣认，还代表着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生，它基于一个不可动摇的律法：恒常履行上帝律法、满怀谦卑之心、对左右邻舍心怀怜悯及爱德、为贫乏和不幸者提供救助以及事奉他的教会。使徒雅科弗（雅各，雅各伯）教导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²主耶稣基督自己，即未来全世界的审判者，许诺说：「要照各人的行为施与赏罚。」³使徒帕弗罗证明说「要按各人所作的工，施与赏罚。」⁴这就是正教的观点。正信必须要在行为中体现，而行为则是信仰的表现。两者是

¹ 致希伯来人书 11: 6

² 雅科弗书信 / 雅 2: 26

³ 玛特泰福音 / 太 / 玛 16: 27

⁴ 致科林托人书 1 / 林前 / 格前 3: 8

不可剥离的，就好像是灵魂与肉身。这是独一无二的正教，以正确的方法引领我们趋向上帝。

正教信仰不但是正确的信仰和依据此信仰的生活，而且也是对上帝正确的事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言简意深的话语道出了正确敬拜的本质：「上帝是个灵，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⁵只有那有灵感的事奉圣礼在处处弥漫祈祷声的正教堂里举行时，才能真正实现对上帝的神圣事奉。此外，正教信仰还指灵魂和肉身的力量都表现出精准的协调性和正确性。在正教中，一切需要都能以恰当的方式得到满足：如理智、心灵的追求以及心灵的需求、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工作与祈祷、警醒与自制，总而言之，人类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

西方神学

上节中，我们概要性地回答了这问题——什么是正教。现在我们应当开始着手研究东西方神学教义上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明白西方神学的发展是建立于关于文化与心理学方面的特性上。这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价罗马天主教及新教的信条相对于正教会的使徒和圣教父的教导而言其谬误何在。

⁵ 约安福音 / 约 / 若 4: 24

我们要提及著名的希腊教会作家，亚历山大·卡洛弥洛斯博士，并参考他的旷世之作，《火焰之河》。

卡洛弥洛斯，在他的文章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魔鬼用来诬蔑上帝的工具是什么？为了征服人类，为了使人类走上堕落之路，魔鬼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作者自问自答：「他用的是所谓的『神学』。他起先提出一个神学上的微小更改，一旦它被接受，他就想方设法在程度上进行越来越多的更改。从而使教义变得根本无法辨认。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神学』。」

在《火焰之河》这篇文章中，卡洛弥洛斯博士进一步地写到西方神学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把上帝视为一切罪恶真正的起因」。作者还解释说「所有罗马天主教徒以及大多数新教徒都把死亡看作是上帝给予的惩罚。」根据这个教义，「上帝认为人人皆犯了阿达穆（亚当）的罪，并藉着死亡来惩罚他们，也就是把他们与上帝断绝开来；剥夺了他们获得上帝所赐生命力量的机会，并且通过某种精神上的空虚，使他们在思想上倍受煎熬，在身体上精疲力竭。」

卡洛弥洛斯博士更进一步写到，一些新教徒不认为死亡是一种惩罚，而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上帝不是一切自然物的造物者么？所以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可能，对他们而言，上帝是死亡存在的真正原因。（∴∴∴）」

「西方的『上帝』是个易怒的上帝，充满了对人类不顺服的愤怒，因着人类罪孽的缘故，在上帝毁灭性的愤怒中带给人类永远的苦难，除非他被触犯的荣耀获得极大的补足。」

「西方教义中对人类灵魂的拯救什么意思呢？难道上帝自己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仅仅是为了

6 参考 http://orthodoxpress.org/parish/river_of_fire.htm

去符合在西方被委婉地称为公义的荣耀吗？」

西方教会教导说「拯救……就是从上帝手中被拯救出来！」（……）

「这种对上帝的观念是对上帝公义完全的扭曲，反映出人类在神学研究中的感情用事。这是对上帝人性化及人的神化的异端的恢复与延伸。当人们不被重视时，会变得焦虑和易怒，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复仇才能雪耻，不管这种复仇是通过决斗或犯罪。这就是世俗的、感情用事的公义……」

「西方的基督徒认为上帝的公义也同样如此；永恒的上帝因阿达穆的违命而受到极大的冒犯。因此他决定将阿达穆因不服从而犯的罪延续给他所有的后代，他们虽未犯过阿达穆的罪，也都会因着他的罪而被判处死亡。上帝的公义对于西方的教徒而言就像以一种宿怨持续着。一个人侮辱了你，他的全家人就必须死。而且对人类而言罪悲惨与无助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把全人类加起来，也不足以平息上帝因被冒犯而来的怒气，就是把所有历史上出现过的人都用来献祭也不够。上帝的尊严只有通过惩罚与他一样尊敬的人方能挽回。因此为了同时挽回上帝的颜面与人类，除了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之外别无他法，以至于，只好牺牲一个有上帝的尊贵的神人以挽回上帝的颜面。」

卡洛弥洛斯博士认为，像这样一个对上帝公义的异端认识使上帝变成了我们所有不幸的源泉。但作者认为，这种公义完全不是公义，因为他惩罚了与其祖先所犯的罪没有关系的无辜者。「……西方教会所称的「公义」还不如称作最龌龊的愤怒与仇恨。而且构想出这样一个像患精神分裂一般的上帝，要杀死自己以满足自己那所谓的「公义」，使得基督的爱及牺牲都失去其重要性和逻辑性。」

卡洛弥洛斯更深一步地转向了对上帝公义的理解，实际上是阐明圣经以及教会的圣教父们所给予的解释。在希腊语中，圣经¹告诉我们「公义被称做 [dikaiosune, δίκαιοσύνη]。[dikaiosune] 是希伯莱语 [tsedaka, צדקה] 的翻译。这个词的意思是「完成人类救赎的神圣能力」。这与「其它的希伯莱词汇 [khesed, חסד] 即「仁慈」「怜悯」「爱德」，以及 [emet, אמון]，即「信实」「真理」相对应。」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公义」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卡洛弥洛斯还写道，在西方，[dikaiosune] 被人以异教徒的方式去理解，古老的人文主义希腊文明认为这个词是：「人类的公义，即在法庭中发生的事。」

卡洛弥洛斯还写道：

「上帝的公义，不仅仅是人类的这个词所表达的。他的公义意味着他的仁慈与爱，这些都以一种不均等的方式赐予，即上帝总是毫不求回报地赐予，他给予像我们一样不配领受的人。(…)」

「上帝总是良善、慈爱与仁慈地对待那些漠视、违抗、故意忽视他的人。他从不以暴制暴、计划复仇。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在此生被纠正与消除，他的惩罚只是充满爱意的纠正。(…)」罪恶永存与上帝毫无干系。罪恶之所以永存在于他的造物有自由、理性的意志，而他尊重这意志。」

「死亡并非上帝给予我们的惩罚。因着我们的反叛，我们才会陷入其中。上帝即是生命，生命即是上帝。我们反抗上帝，我们就关上了通向祂赐生命恩典的门。圣瓦西里写到，『人离弃生命有多少，他离死亡就近了多少。因为上帝就是生命，剥夺生命也就是死亡。』圣瓦西里继续写道，『上帝没有创造出死亡，而是我们把死亡带到自己身上。』(…)正如圣伊里奈所说的，『与上帝的分离即是死亡，与光明的分离即是黑暗……光明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盲目的惩罚。』」

「宣信者圣玛克息默说：『死亡，主要是因为与上帝的分离，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肉身的死亡。生命就是那说「我即是生命。」的上帝』」

「但是为什么死亡会临到全人类的身上？为什么没有犯像阿达穆一样罪的人却要像阿达穆一样地死了呢？」作者引用了圣西奈的阿纳斯塔西的话来回答：「『我们成了对阿达穆的诅咒的继承者。我们并没有像阿达穆一样违背了那神圣的律法；但是由于阿达穆成了必死的，他把这个罪传给了他的子孙。我们必死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必死的肉躯中来。』」

作者进一步写到了蒙福者奥古斯丁、坎特伯雷的安塞姆、托马斯·阿奎奈以及其他西方神学的奠基人，他们都犯有诽谤上帝的罪。当然，他们并不断言「明确和清楚地表示上帝是邪恶和感情用事的。他们宁愿把上帝看成被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被阴暗及难以平息的需要所束缚，就像那统治着异教众神的上帝。这种需要促使他以暴制暴，且不允许他宽恕或遗忘违抗他意愿的罪恶，除非能够给予他无限的补足。」

在《火焰之河》中进一步写到了希腊异端在西方基督教中的影响。

「异端的思维存在于每一个异端的基础中。这在东方非常强大，因为东方是所有哲学与宗教潮流的交叉路口。但正如我们在新约中读到的一样，『哪里充满了邪恶，恩典就也更多地充满到哪里。』」所以当异端横行的时候，正教也同样兴盛，而且尽管受到世俗力量的迫害，她总是以得胜的姿态延续下来。在西方，相反地，希腊异端的思想悄悄地、不带有异端特征地进入了其中。这一切都是通过希颇主教奥古斯丁口述的大量拉丁文文献引入的。（∴∴）在西方，希腊语的知识一点一点

地绝迹了，奥古斯丁的文献成了唯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而且人们又可以读懂的书籍。所以西方接受了一种在很多方面来说是异教学说的基督教。罗马教皇制度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异意，因此西方教会沉溺于这种人为的异端思想中，也使这思想盛行至今。」

「所以一方面我们有东方教会，使用希腊语，本质上来说仍保存着具有以色列人思想与圣传的新以色列人，另一方面，西方教会已经忘却了希腊语，而且从东方的范围内被剪除，它继承了希腊异端思想与精神，还因之形成了一套不纯正的基督教教义。」

「实际上，正教和西方教会的对立只不过是以色列与希腊之间的永远的对立。」

「我们必须永远铭记教会的圣教父们，他们把自己看成是阿弗拉穆（亚伯拉罕，亚巴郎）灵性 的真子女，而教会也把自己看为新以色列，并且正教会内的信徒，无论是来自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教会等等，都有意识地模仿纳撒尼尔，真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并且，当这成为东方基督教的真正意识时，西方教会则变得越来越象人性化的希腊罗马异教的后裔。」

西方教会与罗马文化

罗马教会是在拉丁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而来的，而拉丁文化又来源于罗马异教信仰。罗马异教信仰是建立在对亡灵的崇拜的基础之上，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成了崇拜的主要动机。这种信仰上的恐惧赋予了罗

马宗教一种严肃甚至是阴暗的色彩，并且导致形式主义逐渐渗入罗马异教文化。

罗马帝国的体制特性在罗马教会中显现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片土地对罗马人的精神与生活有着巨大的、无法抗拒的意义：最重要的美德就是爱国。罗马人一切的个人力量都可以服从于国家意志，所有的个人力量都是为着加强国力这一相同的目的。在伟大与繁荣的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为罗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与繁荣做出努力。因此，他们深信他们自己应当成为世界的主宰。所有人应当服从并融入到罗马帝国里，为了能享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罗马人的管辖下的种种好东西。为了满足对打造一个世界范围的国家组织的需求，联合数不胜数的各国人民，引导其向罗马人司法思想的方向发展。在奥古斯都皇帝和他的继任者被神化时：神圣的荣耀在他们有位时被授予给他们，为荣耀他们而建造庙宇，他们死后又被列入众神的队伍中，这一切都使罗马宗教信仰与国家体系的融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罗马人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国家体制特色的基础上得以成型，这决定了西方在基督教会传入后教会生活趋势的特征。对于在东方掀起幡然大波的关于圣三和耶稣基督位格的教义争论，他们毫无兴趣。西方教徒理所当然的就沉溺于实用主义和表面化的事奉圣礼和教会法制。他们转而注意起教会内的纪律与管理，注意起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西方教会的代表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学家，而是优秀的政客和行政管理员。特别是在罗马人信奉基督教之后，民族传统以及古罗马的强大还不可避免地留在他们心中。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之下，罗马人就认为强大的罗马在教会内应该有和在国家事务方面一样重要的影响力。

君主专制制度在罗马人心中尤为强大和重要，他们简直已经将君主奉若神明。一个人拥有全世界至高无上最高权力就成为了西方教会的思想。这种对皇帝的思想变成了对罗马教宗。甚至教宗们都采用了连罗马皇帝都厌烦的「教宗玛克息默」的头衔。因此，一时间，罗马教宗沉迷于提高自己的地位。

然而，关于普世教会存在的起初八个世纪，人们谈及所有这些罗马教会内的现象，都仅将其视为是趋势、倾向、心理投射和偶尔的表现。总而言之，起初的八个世纪里，东西方教会之间在兴趣上、奋斗方向上以及心理投射的差异对教会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样的差异促进了基督教教义和道成肉身理论的完备性。实际上，东方的基督教徒，照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正如已经被提起过的一样，深刻发掘了基督教会的教义这一方面。而西方教会的信徒，由于他们自身的特征，发展了基督教神职系统的另一方面。东西各教会之间能够存有奇妙的教会共融，不离开普世教会的怀抱，这就是对它们唯一的要求。

很不幸的是西方教会打破了此共融，并且这个裂痕为日后它走向歧途埋下了伏笔。
至于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

1054 年大分裂

罗马教会从普世教会中分裂的过程如下。

在 752 年，匝哈里亚教宗给矮子丕平——法兰西众国王中的领导者行了敷油礼，使之成为国王。并且凭此赐福于丕平，准他用武力颠覆和取代合法的法兰西国王。因此，丕平于 755 年将日耳曼的伦巴底人从被他们占领的意大利领土上赶走，并交付给了教宗二十二座城市的钥匙，还有拉文纳城的大主教职位，这些先前

是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因此，教宗从隶属于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个独立世俗的君主，不依赖于任何势力，且拥有独立的领土和对其领土内拥有绝对权利。

这迅速打压了罗马教廷的士气。禁欲主义和世俗的权力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了教宗道德纯洁性的危险敌人。这不仅需要罗马教宗在身份上，也要其在行为、目的、志向和行动方式上的完全改变。自负、傲慢、图权和渴望统治所有地方上的教会，这些现象教宗以往只是有倾向和偶尔地流露出，而现在教宗则完全地表现出来。

起初，教宗们致力于巩固他们在非洲、西班牙和高卢地区的西方教会的权力，这些地区先前并不是罗马教会的一部分。尽管在部份的非洲教会里有一定的抵制，但教宗们还是相对容易地成功控制住了这些教会对于他们的服从：在其从前所辖的省份，罗马在教会中可谓位高权重。

至于由罗马主教的传教士们刚刚建立起的不列颠、德意志及其他西欧国家的教会里，教宗们更是轻而易举地让他们服从于自己的权威之下，这是由于教宗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在教内反复灌输其在教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他们在西方教会内使人民服从他的时候，教宗们同时也采取措施，为了能用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权力，如果在教义上做不到，起码在法制上要做到。正因为这个，在九世纪初，以权威的西班牙神圣导师伊西多尔的名义，在西方教会内编纂了一个教会审判的法令集。由于编者和集子中的内容正如以后证实的那样是伪造的，它有了《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称号。这部集子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五十篇使徒书信和六十条罗马教宗的教令。在六十条教令中，两条部分伪造，而另外五十八条则完全是伪造的。第二部分，在众多的伪造材料中，还捏造了君士坦丁大帝向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捐赠罗马城一事。

这部集子到了十六世纪末才首次出版，然后学者们毫不费力地就证明了其文献中的虚假性。现在即便是天主教的学者也无法承认它们的真实性。但是在那时，这部集子是当时西方教会之间关系发展的权威基础，因为它不加怀疑地被接受。在整个中古时期都确信其权威的真实性。教宗们开始直截了当地引用这部集子中的教令，为了证实他们在整个教会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从教宗常尼科拉一世(858-867)尖锐武断地首次构想出教会内教宗权利至高无上之时，他就开始引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内容。但在东方教会，很自然地，不承认教宗的至上权力。教宗尼科拉一世曾试图以突然袭击来让东方教会臣服于他，但他没有成功。这次失败的必然结果是：教会分裂出现了：第一次出现在九世纪，在十一世纪(1054年)教会最终分裂了。

罗马教会分裂的客观历史是这样的。因为皇帝弥哈伊尔三世年幼，从862年开始拜占庭帝国由他的母亲，德奥多拉和叔叔，巴尔达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是伊格内纳提(从845年开始)。在巴尔达斯的教唆下，皇帝把他的母亲囚禁在一所修道院；然而牧首在此之前因为巴尔达斯和他儿媳同居的行为而谴责过他，当时反对皇帝这么做。巴尔达斯废黜了伊格内纳提(在862年)，并把学识渊博和杰出的佛提提拔到了牧首的职位。伊格内修斯和佛提的追随者们之间的仇恨上演了。在巴尔达斯的建议下，皇帝麦克尔决定召集一个庞大的会议，其间他也邀请了教宗尼科拉一世出席。教宗决定利用这次时机并且以东方教会的审判者的身份出现。两名教宗使节被派去参加会议，并给皇帝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他写道，皇帝做得不正确，与教会法典相悖，因为他在教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牧首的委任和罢免。君士坦丁堡会议(861年)认定了伊格内修斯被罢免并且佛提合法地就任了牧首。要不是他看出佛提强烈地反对他自诩在教会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教宗尼科拉一世本来很可能承认佛提为牧首。为此他

写信给皇帝，宣布免去佛提的牧首职务，恢复伊格内修斯的职务。在862年，教宗在罗马召开会议，宣布佛提被免职。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宣判并没有得到承认，然后教会之间的决裂开始了。

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问题加剧了教会间的敌意。作为对教宗和他的教士们对保加利亚的独裁行为的反应，佛提组织了一个当地的议会，在这次会议中他声讨了罗马教会的种种劣迹，在867年一个新的委员会在君士坦丁堡成立了，其中有那些东方牧首派去的代表，他们再一次谴责了罗马教会的错误和教宗尼科拉一世在东方教会中的特权。

此时，皇帝弥哈伊尔被他的统治伙伴马其顿的瓦西里密谋杀害了。瓦西里篡夺了皇帝的宝座，并且寻求到了教宗的支持。869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有教宗使节在场的会议，会上免去了佛提的职务，承认了教宗至高无上的权利以及东方教会臣服于教宗之下。但在879年，伊格内修斯去世了，皇帝瓦西里在那时不再需要教宗，而恢复了佛提的地位。在同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会议，会议中有教宗约安八世派遣的使节出席。教宗的条件没有一项被会议承认；而且教宗也不承认大会的规定。

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很模糊不清的，而且除了少量皇帝和教宗之间的通信，彼此的接触是很缺乏的。在十一世纪中叶，关系被重建了，但不料是以最终的分裂为结局。莱翁九世是那时的教宗，弥哈伊尔·瑟如拉留是那时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教宗本来想到要使原来服从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南部意大利教会服顺自己，然而后者当时却关闭了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修道院和教堂。为了调节相互的关系，教宗使节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在牧首前粗暴无理。阿尔塞尼主教在《教会大事记》中是这样描述教宗使节的：

「因此，教廷使节，如他们自己所说，『对于牧首的反抗已经感到厌倦』，决定作出极度无礼的行为。在七月十五日，他们进入了圣索斐亚大教堂，当时众牧者正在准备礼拜六第三时辰的事奉圣礼，当着在场牧者和所有人的面，他们将开除教籍的教宗诏书放在主祭坛上。他们走出来后，照福音书⁷上面所说的，拂去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还大声叫喊说：『让上帝鉴查吧！』」

红衣主教亨伯特本人是这样描述此举的。在教宗诏书中唐突地提到：「就帝国的栋梁和荣耀、睿智的居民而言，这座城市（即君士坦丁堡）教会氛围最浓、教义最为正统。但说到被不合法地称为牧首的弥哈伊尔，和他愚蠢行为的支持者们，可以说在这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无数的异端行为。让他们被革除教籍吧，让他们被革除教籍吧，吾主，来罢！⁸阿民！」从这之后，并在皇帝和他的贵族面前，他们口头上宣称：「不论是谁，固执地去反对神圣的罗马信仰和使徒的王权以及其祭仪，就让他们被革除教籍，让他们被革除教籍吧，吾主，来罢⁹，并且不让他被称为普世信徒，而是异端的普罗西米特¹⁰。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这教廷使节的傲慢激起了整个首都人民的反对；由于皇帝尊重他们作为使节的身份，他们才得以自由地离去。

⁷ 路喀福音／路加 9：5

⁸ 致科林托人书一／林前／格前 16：22

⁹ 就是说，让他被革除教籍并让他在主来时被毁灭

¹⁰ 即那些不接受无酵饼而接受有酵饼的人

作为对此事的回应，君士坦丁堡议会决定革除教廷使节。从这时候起，在所有东方教会中的事奉圣礼就不再纪念教宗了。

因此，从九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教会分裂的起因是一样的：教宗不合理地要求所有地方教会都屈服他的权威，同时，正如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的，罗马教宗又在教义、规范和礼仪方面与正教离经叛道。这才是事物的本质，而另外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事情只不过是简单的巧合而已。这不仅仅是个体事件，而是当时罗马教宗集体的想法和强烈欲望。对贪图权力的灵魂而言，导致了极其危险的谎言，让教宗在普世教会内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一个从属于带罪原则的教宗职位只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的。但是当九世纪的罗马教宗第一次提出对特权的要求时，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权力当成是改革，而是相反的，他们顺水推舟地证明他们的权威本来就是应得的，这种权力不论是哪里的普世教会都是永远承认的。

所以，自九世纪起，东西方教会已经分道扬镳。那些他们自吹自擂的称呼正好说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东方教会开始称他自己为正教，强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基督教信仰免受伤害。西方教会开始称自己为普世教会，着力走在罗马教宗的权威下实现全体基督徒的合一的路线。

正教与异端——对圣母的敬礼

正教对至洁至圣的童贞诞生女玛利亚有着正确的敬礼，她联合众先知、众使徒、众殉道者及所有圣人，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永不休歇的中间人。关于对圣母的敬礼，罗马天主教同样和古代正统的教义中所说大相径庭。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天主教教义「圣母始胎无原罪说」。

在圣座关于这个教义的官方文件中提出：「万福圣母玛利亚，自她怀有基督耶稣那一刻起，靠着全能上帝的特殊恩典，为使人类的救世主基督耶稣天赋卓异，享有特权不受任何原罪的玷污。」（1854年罗马教宗比约九世在新教义中的诏书中所说）换句话说，圣母受孕之时，天意特许她未犯承自先祖并延续至全人类之原罪。

在第一个千年并没有这样一个教义。在十二世纪开始，即西方教会已经从普世教会中分离后，圣母无原罪的观念开始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流行了。新的教义引发了许多的争议。西方教会著名的神学家，如托马斯·亚奎那、卡拉文思的伯纳德及其他人都对这一学说持排斥态度。

正教会承认圣母生来是圣洁、无瑕且蒙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她诞自年老的双亲，由上帝的天使宣告她的诞生，且是为人类的救赎服务的，但是不管是从心里上还是肉体上来说，她的出生都符合人类的正常规律。圣母与我们同样亲近，因为她有和我们一样的天性；但是她，通过那自孩提时代就开始的克修生活，就战胜了罪孽的天性，她的尊荣得到了提升，超越了赫儒文，她的荣耀远逾于炽塞拉芬。但是她要不是被赋予

了这样的灵魂天性，即便她愿意，她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也无法增添我们的荣耀了。我们就不能在教会的基督圣诞典礼时这么对上帝说：「我们把她献于您」。

天主教表面上希望去赞美圣母，把她和人类区分开来，把她归于和人类不同的灵类。罗马天主教关于圣母始胎无原罪的教义非但不举扬，反而贬低了圣母，因为要是她生来就没有罪孽并且圣洁，那么成圣就对她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这条教义同样贬低了基督圣死对人类的救赎，因为其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即就算只是一个人——不通过救赎就可以达到至圣至善的境界。

正教与异端——原罪

我们在上节讨论的罗马天主教的圣母无原罪始胎的教义，与圣经中世人都有原罪的教导相悖¹¹。

这个罪是由人类的祖先在伊甸园里犯的，这罪孽和其所有的后果，遗传到他们的后裔身上。那次堕落之后的人类是怎样，那么他们在世上的后裔也一直是怎样。「生了一个儿子，形像样式和自己相似。」¹² 疏远上帝、遗失恩宠、扭曲上帝的肖像、肉体组织的衰败和渐渐的弱化，最后死亡——这就是阿达穆悲哀的遗传，我们

¹¹ 约弗传/伯/约 14: 4-5、约安福音/约/若 3:6 等许多其他地方

¹² 起源之书/创 5:3

每个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接受的遗传。「从被污染的源泉里自然会流淌出被污染的水流，」正教会的教理问答书中教导，「所以如果祖先是犯罪的，是必死之身，那么后代自然也是有罪的，也是必死之身。」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着达维德（大卫，达味）王重复：「诚然，我在不义中被孕育，在罪孽中我母亲生养了我」¹³。使徒帕弗罗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故此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¹⁴。

继承到的罪并不与生理或心理的法则相矛盾。相反地，反而在这样那样的法则中得到了肯定。某种精神或道德的品质，或者某种堕落的倾向，以及生理的缺陷（例如：易患病的体质或是某种疾病）从父母遗传到孩子及其后代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从一个纯粹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人类祖先犯罪造成的对道德天性的损害只存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在后裔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才是不正常的。

「原罪是指罪恶对人性的损害，原罪让人类无法完成上帝的计划，满足上帝把人类作为世界万物之王的预想」纳撒尼尔主教写道。¹⁵

根据罗马天主教會的教导，人性的本质在始祖堕落之后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保持着被上帝创造时的样子，只是丧失了天赐的恩宠（不朽的肉身、原始的正义、对大自然的统治力），由于这个缘故，人类开始在灵魂与肉身上变得每况愈下。这个天赐恩宠的的剥夺，是对始祖和之后所有人类的惩罚。根据天主教神学家

¹³ 圣咏 50:7 / 诗篇 51: 5

¹⁴ 致罗马人书 5: 12

¹⁵ 《对圣经和信仰的讨论》，卷1，96页 [俄文版]

的说法，堕落的人就像是一朝臣，一度因为国王特别的恩典而被提升，然后因为他的过错而被从高位上贬谪下来，随后又回到了他从前的状态。

天主教徒把至洁童贞诞神女从这个概念中剔除。「根据罗马天主教会的主张，纳撒尼尔主教写道，「所以有原罪是因为最早的人类犯了罪，上帝从他们身上拿走了『原始的正义』（原始的公正），在他们堕落之前这本是他们的天赋，因为犯罪而被剥夺，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圣母玛利亚身上却是个例外。因为，圣母玛利亚的灵魂在进入她的肉身之前就拥有了这一天赋。因此，圣母完全相似与堕落前的埃及娃，她拥有此原始的公正的天赋。」¹⁶」

根据正教会（从公元伊始至现在）的教导，所有的人都有原罪——所有人，包括圣母。而且所有人都必须通过上帝之子的献祭而被拯救。至洁童贞诞神女自己也列在被救赎的队伍中，把上帝称为她的救世主：「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世主为乐。」¹⁷「圣经只知道一个人没有原罪——神人耶稣基督，由一个超自然方式而孕育——由圣灵感孕。」

天主教会对于原罪的观点和在此基础上结论与上帝圣言相悖，上帝清晰地指出人类祖先所犯的罪和这罪的后果对人类的天性是有所损害的，表明人类生命的自然规则遭到了破坏。使徒帕弗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

¹⁶ 《对圣经和信仰的讨论》卷一，98页，「俄文版」

¹⁷ 路喀福音／路加1：47

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¹⁸」

主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所作出的牺牲是极为伟大的，但这一献祭却被天主教会关于堕落的教义看轻了，而人类自身的参与在救赎当中被看得过分重要了。这里天主教独有的评判方式又一次地表现出来：人类得到救赎不但是应得的、通过自己得来的，而且得到永远的救赎完全不在其话下，人类可以做到的精彩之事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教关于原罪的教义，像许多其它的观点一样，都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在其主张中，人类的堕落导致其天性的败坏达到了在人类身上找不到一点上帝赐予人类的能力与权利的痕迹，而且他所有的欲望都是朝着邪恶和罪恶的。根据路德的表述，人类变成了盐柱，就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变成了一块缺少灵性的木头甚至还更糟，因为木头不会行动和反抗，而人会反对神圣恩宠的作工。的确许多新教徒后来承认他们提出的这一教义太过极端，有些新教徒的观点甚至和正教观点更为接近，但是，很不幸的，其他人则陷入了理性主义，并且到了彻底否认原罪甚至我们祖先的堕落这一史实的地步。

新教关于原罪的观点与圣经中的下列内容相抵触：呼吁人类通过自由意志改正错误获得救赎，从而证实了人类的天性并没有被改变得太厉害，他们还是可以参与自身的救赎。¹⁹

¹⁸ 致罗马人书 7: 19-23

¹⁹ 参见玛特泰福音 / 太 / 玛 16: 24; 19: 17-21

额外的善工

根据天主教关于人类堕落的教义，又带来了更多错误的教义——关于额外的善工及圣徒宝库的教义。正如我们已经叙述的，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堕落的实质并不在于对人的精神和肉身力量的损害，而是基于人类冒犯了上帝这一事实，招致了上帝的义怒，并且丧失了最初的正义。多亏了耶稣基督所做的赎罪祭，最初的正义又回到了人类身上，而且，为了公正和拯救，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人类接近于救世主的样式，为了让人类运用在圣事中上主所赐予的恩宠。并且因为人类的自然力量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他自己就可以通过信仰，特别是在透过他自己的善工，获得从上帝而来的功绩，获得受上帝嘉奖的权力，获得上帝给予的永恒的赐福。

通过这种方式，天主教内的事工转变成了对他们自身有利的事情，转变成在上帝看来是有益处的事情；人们期望得到上帝的救赎不是通过上帝的恩宠，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劳苦所得。这在罗马异教的古代文献中显露出来，所有的概念和态度都是基于冷酷无情的法律中。天主教以一种彻底底合法的、客观的、公正的观点去看待他们所持态度下的上帝。对于他来说善举并非出自于内心的意志、不是对于基督的爱的表现²⁰、也不一一个人灵魂和道德上成长多少的记录器，而不过是对上帝公义的一种报酬；他们易于接受的是一种精确的清算和估计：一个人行的善事越多，在来世的生命里，他得到的赐福也就越多，而他所做的善行越少，他所荣受的赐福也就越少。

根据天主教的教义，许多属于上帝的圣人，特别是至圣诞神女，在他们的生活中，要尽力实现的不仅是上帝的律法或是戒律²¹，而且他们为了实现神的正义还做出了为数众多的额外工作，并且行了额外的善举²²。这些额外组成了所谓的额外益处的宝藏²³，教宗可以无条件的支配它们。不论是谁，如果其所作为并不足以赢得上帝对其所犯罪孽的公正对待，可以通过教宗的怜悯，使用教会宝藏中圣人额外的好处。这条教义于1343年初次被克利密斯六世批准。

这条荒谬的、甚至是褻读的教义的形成完全可以用罗马教宗及全体教会神职人员的贪欲来解释，它同圣经中明确地指出关于人类救赎的教义完全背道而驰。基督教中达到完美境界的理想是高不可攀的，人类非但不可能做出超额的功绩、就连要达到这个理想也是不甚可能的。主对他的使徒们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²⁴」使徒帕弗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²⁵」

²¹ 拉丁语·· *praecepta*

²² 拉丁语·· *opera supererogationis*

²³ 拉丁语·· *thesaurus meritum*

²⁴ 路喀福音／路加 17: 10

²⁵ 致艾弗所人书／弗 2: 8-10

炼狱与大赦

关于炼狱的不同教义是辨别罗马天主教与正教的典型区别之一。根据天主教会的教义，去世后的基督徒的灵魂，如果主认为他们洁净，就能直接升入天国，至于被罪孽所累的灵魂则被打入地狱。但是天主教徒还相信人死后存在一种被称作「炼狱」的状态²⁶——一种特殊的临界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在这其中可以发现那些为他们自己的罪孽悔过的灵魂，只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为他们所犯的罪孽向上帝作出足够的补赎，或者也还有那些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对他们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罪孽而悔过的灵魂，把他们永远地打入地狱过于残忍，但也不可能把他们直接送入天国。在炼狱中，灵魂们在火中燃烧受到净化；当他们的灵魂赎完罪之后，他们才得以进入天堂。这种状态里，在某一段时间里，取决于他们罪孽的轻重和数量，死者的灵魂要遭受各种折磨，通过这些折磨，为他们在世上尚未偿还的罪孽赎罪。当受炼的时期结束，当全部偿清亏欠上帝公义的债后，灵魂就从炼狱进入天国。炼狱将会一直存在直到基督第二次再临；然而到炼狱的罪人的灵魂在那里不会等待令人畏惧的最后审判。每一个呆在炼狱的灵魂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赎清他们的罪。在炼狱中的灵魂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其悔改程度，还凭借在世上人们为他们所作的祈祷。在弥撒圣祭和世人纪念死者的祈祷和善事的帮助下，大量炼狱中的灵魂的痛苦可被减轻，呆在那里的时间可以被缩短。

²⁶ 英语的“purgatory”从拉丁语的“purgatorium”而来

天主教徒们主要引用下面两段经文来引证炼狱的存在和某些罪孽在人死后的可赎性：(一)「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褻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褻渎圣灵，总不得赦免。」²⁷(二)「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²⁸在第一段经文中，天主教徒看到了人们在世罪孽得到赦免和在阴间时罪孽得到赦免的区别。他们把第二段经文中试验每一个人工作的火看作是真正的火，而不是象征意义上的火。正教会对使徒帕弗罗「这火要试验」的话所作出的理解，与后使徒时代的教父们的解释相一致，他们认为这是试炼和经验的意思，但却不是什么火焰的折磨²⁹。

托马斯·阿奎奈详细地描述和发展了关于炼狱的教义，且于1439年在佛罗伦萨的会议上，最终被作为教义接受。

一些人将拉丁教会关于炼狱的教义和正教会中关于税关的教义混淆起来。税关仅是特定审判的形象表征，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炼狱的道路是通向天国的，而税关则可能通向天国，也可能通向地狱。然而，在其基本的观点中，拉丁教会关于天国的教义与正教会关于亡灵在普世复活前状态的教义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共同教导说死去的人的灵魂在为他们的罪孽受苦之后，可以获得罪孽的宽恕、它们的痛苦会得以减轻、甚至会被全部赦免。根据正教会的教义，死后灵魂痛苦的减轻甚至是全部赦免是受于基督教会的祈祷或教内人员的布施，然而，根据天主教的拉丁教义，死后的灵魂要得到罪孽的赦免，得凭借他们自己在炼狱里的受的折磨，以此来补赎对上帝公义的亏缺，通过这种方式涤净他们的罪。

²⁷ 玛特泰福音 / 太 / 玛 12: 32

²⁸ 致科林托人书一 / 林前 / 格前 3: 13

²⁹ 例如，参见《十二使徒们的教义》

根据天主教会的教义，通过罗马教宗的大赦可以缩短炼狱期限。大赦即是指在罪人的罪孽和永罚得到赦免之后，宽恕或是减免罪人为补赎上帝的公义所必须经受的暂时性的惩罚。除忏悔的圣事以外，还要通过罪人自身的同化，靠着罗马教宗，主耶稣的额外恩典，诞神女及圣人的额外善工。生者若得到这样的大赦，犯特定罪时可以不用补偿或是赎罪，死者若得到这样的大赦，在炼狱中受苦的时日将会被缩短。这些赦免，与上帝的伟大怜悯和教宗的谦卑相一致，若人有虔诚之举，如去朝圣（例如罗马），或者有益于社会事业，或是为了教宗的利益而提供服务或者捐献，那么他们就可以无偿地得到赦免。大赦可以是无限制的，可以延伸到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的罪孽，也可以是不完全的——时长为数天或数年。另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在某个特定时期下给予整个天主教的，或者整个国家，再或者在特定场合下给予罗马教会的全体基督徒的特恩：例如在罗马教会的大赦年某些庄严的庆典上或者在新任罗马教宗的选举期间。这些赦免由教宗本人亲自授予，或是通过枢机主教养所、主教以及其他教会圣职成员授予。在天主教国家有专门的，有特权的教堂、礼拜堂、圣坛、圣像或雕像，在其之前每一个渴望得到赦免的人都可以祈祷并得到为期数天的赦免。获赠若干特定的奖章、咏诵玫瑰经文和获得在罗马祝圣的十字架等都可以得到这种赦免的恩典。

赦免的有利可图性导致其越来越大地发展，并寻求大赦的新机会。赦免理论进展状况如此之好，其中不能排除利益驱动的影响——说实话，赦免理论的鼓吹者与售卖者都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而在很久以前，这就引起了对赦免理论和教宗兜售赎罪券的抗议。对赦免理论的攻击是革新运动的初期特征之一。毫无疑问，有关赦免的教义在古代基督教分裂前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我们也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与正教的整体精神背道而驰。

罗马教宗之首席地位

正教是「唯一、神圣、大公、传自使徒的教会」的信仰。在正教会之外，没有其他得救的可能，就像在洪水灭世时，除诺亚（挪亚，诺厄）方舟以外没有得救的可能一样。正教坚信在教会的种种奥迹之下隐藏着上帝救赎的恩宠。

正教会就像「真理的柱石和根基」³⁰、就像一个鲜活的生命体，甚至「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³¹，且教会有基督他亲自为首领，并永远与之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³²。

从整体上来说，这样的教会是不会走上歧途的，教会走向歧途就等同于其灵性的灭亡，但是，因着救世主的允诺，教会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如果说正教会作为整体不会步入歧途，教会中的个别成员、个别团体和组织甚至是教会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则有可能走上歧途。而且自从整个教会的观点在大公会议上确定之后，大公会议就成为教会绝对正确的监管人，神圣启示的权威阐释者——这不是因为会议中的成员个人绝对不会犯错，而是因为会议的决定是整个教会的声音，是由圣灵的恩典引导的³³。

³⁰ 致提摩泰书 1 / 提前 / 弟前 3: 15

³¹ 玛特泰福音 / 太 / 玛 16: 18

³² 玛特泰福音 / 太 / 玛 28: 20

³³ 会议的决定总是以下字句开头：『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最好』。参见使徒行实 / 徒 / 宗 15: 28

普世教会的永无谬误这一观点来自基督和他的使徒们，在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会中流传甚广，并且在正教会中保留至今。但在西方教会，伴随着其它方面一点点的被歪曲，这个观点也受到了扭曲。罗马主教一直被视为会议（大公会议）的一员，并且服从会议的决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罗马教宗开始把教会无误的特权归结于自己个人身上，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在1870年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上他荒谬的主张得到了承认。

除了他们看不见的首领，即耶稣基督之外，天主教徒认为他们还有一个看得见的首领，即罗马教宗，他们认为永无谬误的是罗马教宗而不是普世教会。

关于教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教义在九世纪开始兴起，并且是天主教的主要教条之一，也是与正教会的主要差别之一。天主教徒认定：基督派遣他的一个使徒，即使徒裴特若，基督在世的代表、使徒之长、实体教会中的首领，全权代表基督拥有超越一切使徒和整个教会的无上权力，并且只有通过他，余下的使徒们才能够得到他们无上光荣的权利。天主教徒还声称罗马教宗成为了使徒裴特若的继任者，并且继承了他的一切权力和特权。教宗是全教会的首领、基督在世的代表、唯一为实体教会传递无上光荣权利的信使；他关于信仰的话语是绝对权威——用官方语言来说即是「来自上座的指令」，——是一贯正确的，不管是对于教会，还是教内众人个人而言，都是义不容辞的。

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中，突出了三个要点：（1）关于使徒裴特若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教义、（2）关于教宗无上权利和（3）其永无谬误。

现在我们将略微探讨关于教宗教义的头两条。天主教徒对使徒裴特若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教义基于以下两条圣经经文。第一条见于《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第16章³⁴：

「耶稣到了凯撒里亚斐利彼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安，有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耶热弥亚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蒙裴特若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蒙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裴特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在引用的救世主的话语中，没有任何话能够说明使徒裴特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概括说明关于他与其他使徒们的关系。这里，基督在提及教会的建立。但是教会不是建立在裴特若一个人身上。在《致艾弗所人书》中³⁵，使徒帕弗罗向基督教徒致词说：「（教会）建立于使徒和先知们的基础上，耶稣基督自己作房脚的基石」，同样《致科林托人书一》中³⁶，使徒帕弗罗说到基督教会的建立时，作出如下表述：「我

³⁴ 玛特泰福音／太／玛 16：13-19

³⁵ 致艾弗所人书／弗 2：20

³⁶ 致科林托人书一／林前／格前 3：10-11

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在启示录中，教会被比作一个城市，其中说到：「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³⁷

让我们回到福音书的主要经文中，根据《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天主教徒试图从中证明使徒裴特若拥有超过其他使徒们的地位，而透过使徒裴特若，罗马教宗又拥有在教会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段引用的经文中，清楚地显示了使徒裴特若承认基督为上帝之子，这不仅是他的观点，也是其他所有使徒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正是救世主的许诺与所有使徒都有关的原因。救世主出乎意料地问道「你们说我是谁？」，使徒裴特若最为冲动，在其他使徒尚未明白其中真意之前，他已经抢先回答了救世主的问题，在经文中这样的事例也并不鲜见。

更有甚者。在救世主的话语中，「你是裴特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天主教徒把「裴特若」「磐石」视为相同的意思，并且想当然地依此得出结论，认为救世主是想要在使徒裴特若本人身上建立教会，只以裴特若一人为教会的根基。这是概念的混淆，导致名称正误不分。该使徒的正确名称在希伯来文中应为西蒙（西门，西满）。救世主看到了他信仰的坚固，给了他个新名字，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绰号（正如他同样对雅科弗和约安做的一样，叫他们「半尼其（波纳尔革）」，就是「雷子」³⁸）——希伯来语为 Cephas，希腊语为 Petros。这不过是类似文字游戏的话，却被天主教神学利用。

³⁷ 约安之启示录／默21：14

³⁸ 玛尔克福音／可／谷3：17

至于提起天国的钥匙以及捆绑和释放的权利，这里，主要是通过使徒裴特若这个人，给予了所有使徒一个允诺——按照《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³⁹。他对所有门徒重复了完全一致的许诺和话语；并且在他复活之后，基督履行了他的许诺，对所有门徒们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⁴⁰

现在，让我们看到《圣福音依约安所传者》中，天主教徒从中引用若干章节，意图证明使徒裴特若拥有超越其他使徒的权力，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上帝赐予给他的。在这部福音书的二十一章(51-53节)，我们读到：「耶稣对西蒙裴特若说：『约纳(约拿)的儿子西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裴特若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蒙，你爱我吗？』裴特若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蒙，你爱我吗？』裴特若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在这些字句中，天主教徒们看见了主实现了之前向使徒裴特若许下的那个诺言。就是说，授予了裴特若以权威和在教会之内至高无上的权力；此外，他们把羊理解为使徒，而羔羊则是其他的信徒。

在约安福音中所录述的救世主之语，是在其复活后不久所说，而那个时候，使徒裴特若还是懦弱小信，否认基督的。使他恢复到之前的使徒地位，是当时对他和众使徒最至关紧要之事。而就在他和救世主的对话

³⁹ 玛特泰福音 / 太 / 玛 8 : 18

⁴⁰ 约安福音 / 约 / 若 20 : 22-23

当中他已经得复其位。「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字句是用来提醒裴特若记忆起他的自信之语，「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⁴¹以及「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⁴²这三次「你爱我吗」的诘问符合裴特若三次的背主行为，在这时候主不再叫他「裴特若」，而是叫他之前的名字「西蒙」。事实上裴特若很伤心，在被主的三次发问后变得很悲哀，如果我们承认这里是在讨论关于建立裴特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职权，那这三次问题就完全无法解释。而相反地，如果裴特若明白主的话语是在提醒他的背信的话语，这悲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主之后所说的话与授予使徒裴特若权力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跟随拉比的过程中，使徒裴特若见到了约安，问（耶稣）：「这人将来如何？」他听到的回答是：「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⁴³很难想象主会对一个已经被指派作他的代表和使徒之长的人说这样的话。

至于救世主对裴特若说的话：「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的话，「喂养」这个词根本不意味天主教神学家们所声称的牧养职位的最高权威，而仅仅只是表示对其他所有使徒和其继任者的恰当地指引权力和责任。而且根本没必要把「羊」和「小羊」理解成为众人 and 神父、或是如天主教所想，将后者理解为使徒本人，其实根据诸圣教父们的解释要简单得多，羊和小羊是两类信徒的代表——分别指修为稍浅信徒的和稍深的信徒、稚嫩的信徒和成熟的信徒。

⁴¹ 玛特泰福音／太／玛 26：33-35

⁴² 路喀福音／路加 22：33

⁴³ 约安福音／约／若 21：22